

左傳眞僞與上古方音(下)

語堂

下篇 三傳方音地理考

七 聲變地理考

我們已經于上文考出公羊左氏在地名人名美文中所顯出的系統的聲變，一條是公羊清母左氏濁母的普通傾向，一條是閉母循環轉變例（如仿西洋語言學例，凡有此類聲變却可稱爲「格林姆公例」），概括的說是：公羊最清等於左氏次清，公羊次清等於左氏次濁（指羣定並，非江永所謂次濁），而公羊次濁又等於左氏最清。

但是這只是考出二書中聲母可看出的異同，却不能便說此種異同就是公羊左氏出於某地方音的證據。對於這些聲變的地理關係，我們仍是茫渺的很。所以第二步工作就是再從相關的證據，略爲探討這二書所代表的方音區域。

(1) 在此古方音知識幼稚而又幼稚的現代音韻學狀況，這種的考證是極不容易的，因爲我們差不多沒一本書曾經明白攷定是出于某種方音，可以做我們的立足點，及比較的根據。就是

(2)

論語我們也不能斷定是純粹魯語，而沒有齊論語的成分雜入其間，其他如書經，周禮，毛詩的方音也都像左傳，正待考訂。我們只能依可考的方面做去，雖然不能確定證明左氏的方音，也許借這種迂緩的方法，而有幾條比較有把握的推測。

西人考訂古方音，也有利用地名的讀音，以見聲變的界限的，如由英國地名語尾 *thorpe* 有困難，一因為漢字性質非拼音關係，絕難知其讀音，除非有明白的地名音註（例如漢書地理志沛郡鄆，孟康音多，鄆，應劭曰音嗟，就是沛郡轉古寒部為古歌部的證據；邯鄲不讀邯多，而豫章鄆陽讀婆陽，趙邑鄆則蒲官反音盤，也是趙國無此聲變的證據）。二因為如上文所見，許多地名有不同寫法，其不同只能代表寫者的方音。只有不加入此種異文問題的，方能從地名讀音看出聲變的傳布區域。

我們依此法推求，在地名上可發見讀音略與上述聲變相同的，有兩條。這兩條都是從邑字，專用於地名，所以讀法比較可謂不受他義的影響。一條是趙邑邯鄲的「邯」（按邯是趙國山名），「甘」見母字而所諧為匣母，是由見入匣。又漢書地理志魏郡有邯會，邯溝，讀音同。一條是鄆。左氏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又哀四年「取邢，任，欒，鄆」，前

者是鄭地，釋文讀『苦交反』溪母，後者是晉地，見楊守敬，春秋列國圖，釋文呼洛反，章昭呼告反。闕駟云『讀磽确同，』是由見母入曉母（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行至鄙』也注鄙音『火各反』）。

這兩條的地名似乎顯然證明在趙魏之間k有讀g或h的方音，與左氏的聲變相近。如果釋文所注可靠，鄭國似乎也有k作k'（送氣）讀法（按地名注音，漢書以師古，韋昭，應邵所注可為憑準，而師古尤常明說是當地『土音，』雖然已是唐朝，自有價值。史記以裴駟集解所引，及張守節正義的注音為憑。這些却是研究方音的材料）。

八 論左氏國語同一方音

(3)

左氏國語語言及內容性質相類，所以自古已有稱國語為左氏『外傳』的名（漢書藝文國語復有『春秋外傳』的名，但是律歷志引國語稱為『春秋外傳』；王充論衡也已稱牠為『外傳』，見案書篇），而且相傳二書同出左邱明。康有為諸人以為劉歆割裂五十一篇的國語，分為左氏及國語二書，似乎也看出二書的文字性質相類。珂羅偃倫用文法上種種虛字的比較也證明與左氏語言最近的是國語。如果我們依公羊左氏不同之處，把國語校閱一次，使

(4) 可以看見國語，完全與左氏相同。這所以相同之故，我們只能推測，也許是原出一書，後經割裂，也許是二書出于一作者，也許是二書作者同一方音，而且曾經于著書時互相參證，互相依據。我們看以下相同之處，不但有關異讀之處同，而且音同形異之處也同，可以斷定，假使果是二人所作，二作家也必有很密切的關係。結果似乎仍是以二書同出一手為近似（珂氏以為二書必非他人所作，見頁九十三）。

1. 周語中：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此與左氏莊三年『公次于滑』同（公羊穀梁作『郎』）。

2. 周語下：『却讐』。與左氏成十一年『却擘來聘』同。（穀梁同，公羊作『却州』）。

3. 周語中：『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與左氏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同（穀梁同，公羊作『寤』）。

4. 魯語下：『統之會』與左氏昭元年『會于……統』同（穀『郭』公『滌』）。

5. 魯語下：『鄭罕虎』與左氏昭元年，及定十五年『鄭罕虎』同（公羊『軒虎』）。

6. 魯語下：『季武子伐莒取鄆』與古氏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同（公羊『運』）。

7. 齊語：『東至于紀鄆。』與左氏僖廿六年『追齊師至鄆』同（公穀作『蕩』）。

8. 晉語二及三：『公子縶。』左氏昭二十年有『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9. 晉語二：『歸惠公而質子圉。』左氏定四年有『衛孔圉』（公羊作『圉』）。

10. 晉語七：『士魴張老交止之。』與左氏成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聘』同（公羊作『士彭』）。

11. 晉語四：『遽蔭不可使俯。』（此指僂僂）；左氏定十五年經『次于渠蔭』，傳作『遽孳』（穀梁同，公羊『遽蔭』，三傳無大區別）。

12. 晉語五：『舍于逆旅寧嬴氏。』左氏宣八年『嬴氏薨』『葬我小君敬嬴』（公穀作『熊氏』『頃熊』）。

13. 晉語五：『武子曰變乎。』左氏襄八年，二十年，有『蔡公子變』（公羊同，穀梁作『濕』）。

14. 晉語九：『無敗用，無隕懼。』左氏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霽』）。

15. 楚語下：『楚昭王奔鄆。』左氏哀十二年『公會于鄆』（公羊作『運』）。

我所能找到只有一條無特別重要的國語與公羊合與左氏異的地方，就是魯語下『次于雍

(6) 渝』，左氏襄廿三年『次于雍榆』，而公羊穀梁同魯語。統觀以上十五事，可謂國語左傳于文字通假上全與左氏相合。這自然不一定便是二書同出一人的憑據，因為或者是互相依據或參證的結果。但是至少也證明有二書原屬一書的可能。康氏等所主張于文字通假上，方音上，及（依珂氏所考）虛字用法上，是沒有抵觸，而說得通的。

九 論公羊確係齊音

我們于上篇已經證明左氏公羊不同方音，如果能證明公羊確是齊音，也至少可以證明左氏不是齊音，而對於左氏方音更得一點把握。公羊多齊言，自古信爲定論，猶如離騷之代表楚語。我們雖無從確定公羊之出于齊人公羊高，但史記胡毋生傳所記『齊人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是太史公當時事，自較可信。

鄭康成注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說：『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衣者，殷之胄與？』這是說武王壹用兵伐殷而有天下，而齊人讀殷如衣，所以寫成衣字。呂覽慎大覽『親鄰如夏』，高誘注『郭讀如衣』，今袁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與鄭玄所言相符。是齊人讀真諄等部（孔廣森第三部）字如

脂微等部字（孔第十一部）。在公羊左氏異文中，我們似乎可以看見公羊也有這種的痕跡。

左氏昭十年，十一年，三十一年『季孫意如』公羊都作『季孫隱如』。

左氏哀六年『薛伯夷卒』公羊『薛伯寅卒』。

左氏僖元年『邢遷于夷儀』，公羊『遷于陳儀』。

左氏及公羊宣十一年『盟于辰陵』，穀梁『盟于夷陵』。

我們看以上幾條，不能明白確定是公羊齊音的證據，因為我們無從知道是左氏讀隱如意，所以把意字代隱字，隱為本字，意為轉音；隱是公羊讀隱如意，所以把隱字代意字，意為本字，隱為方音之訛。在前的假定，便是左氏齊音，在後的假定，便是公羊齊音，但是有一個必是齊音無疑。我們既無從斷定那一個是本字，那一個是方音之譌，只能依據史漢傳述，下一個主觀的評判，以公羊齊音比左氏齊音為近似。夷古文『𠄎』（仁）字，所以多與眞諱等部字通；又古屬澄母，所以經籍纂詁所集于陳，寅，辰，𠄎字外，又假作電，遲，睇，弟，穉，思，珠，等字又解作除，舐，抵。在三傳中通假是否已失韻末ㄩ音，似難確定。

（人仁古同見章大炎檢論卷五正名雜義。）

(7)

十 陸法言燕趙重濁說

陸法言于切韻自序論當日方音說：『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舍，亦復不同，吳楚時傷輕淺，燕趙則多重濁』。這是最早（隋）關於方音聲讀不同的敘述（淮南子地形訓，所說『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雖較早，而每爲『音韻家』所引用，却只是一種空泛無稽之談，與下一句『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同能代表『東方思想』及東方人的觀察力，至少也足以代表漢初董道士寶太后一輩好言黃老之時代精神而已）。但是此所謂『燕趙重濁』究何所指，不甚明白。如言聲母清濁之濁，就陸氏這句話，與上篇所言左氏多濁母的話頗有關係，而可以推想左氏的多濁母，就是燕趙方音。然而事實却非如此簡單。陸氏於上引一句話，接連着說『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別』。這似乎可以證明陸氏所指『輕清』『重濁』，并非指聲母，是指韻母的區別。支脂魚虞有韻母侈斂不同，仙先尤侯有韻前有合輕音i的差別。四部叢刊影印宋刊廣韻末有『辨四聲輕清重濁表』所辨多涉及等級之分，似以齶化音（palatalized finals）爲輕清，非齶化者爲重濁。陸氏是否同此用意，我們無從知道。

幸而我們有幸氏同時人與陸氏同論訂切韻的顏之推一篇關於當日方音較詳盡的敘述。顏氏家訓中的音辭篇是最早的長篇的關於方音聲讀的記載。從這一篇中，我們可以略得關於左氏方音的證據。顏氏的概括說明與陸氏相同，（『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鈍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但是在他所舉『河北學士』與『江南學士』聲讀不同的例，有幾條是與左氏有關的。顏氏說：

『北人……以「如」爲「儒」……』（如魚，儒虞）

又說：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代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按莒舉語韻，卽魚上聲，矩虞韻，卽虞上聲。）

這明白是說河北的人將魚讀虞（隋音將魚讀虞）與陸氏所引魚虞輕清重濁的話，可以互相發明。

(9)

按燕趙及秦確有此音，此地不及細說。我們單引鄭玄的話『秦人猶搖聲相近』（檀弓『詠斯猶』注；猶尤遙宵），及『朝那』（地名）讀爲『株那』（朝宵，株虞）便可爲證。

(10)

(秦晉同一方音，見西漢方音區域考)。所以我們可以說秦晉方音宵肴豪部(孔廣森第十五部)轉入尤幽蕭部(孔第十四部)；魚模部(孔第十二部)轉入虞侯部(孔第十三部)。

在左氏與公羊比較異文中，我們發見左氏有這種秦晉音的傾向。

公羊 左氏

牟(尤)無(虞) 宣十五年『會齊高固于無婁』

包(肴)浮(尤) 隱八年『盟于浮來』

寶(皓)俘(虞) 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詳見第六節；皓就是豪上聲)

「牟」雖入尤韻，而古「無」有「牟」音，但是方言卷一「無牟，愛也。」條說「韓鄭曰「無」，宋魯之間曰「牟」。公羊用牟似近『宋魯之間』音(按齊魯方音極近，見西漢方音區域考)，左氏用「無」似近韓鄭音(按西漢方音區域考鄭韓周自爲一系，在這音讀上，也許與秦晉音同)：「包浮」，「寶俘」的變，更是合于以上所說的秦晉音。

自然，在這極少數的例中，很難記出什麼東西，我們也無從知道到底是公羊讀牟如無，以牟代無，還是左氏讀牟如無，所以以無代牟。我並不敢算以上所言是一種『鐵證』。

十一 證穀梁廢疾

穀梁自來不得學者信仰，傳者極少，于西漢既不如公羊，于東漢也不及左氏，雖說出自子夏門人（其實那一書不是『出自子夏門人』！），傳授家世，渺不可考，孝宣之時，就要『愍其學且廢』這是因為他書自身的毛病，所謂『經本錯迕，俗師附益，起應失措，條例乖舛』，章太炎所謂『穀梁見攻者，止於文義之間』。其實一本書的文義殘略，也就够降低他的價值。

(11)

我們在考三傳異同中，發見穀梁在文字上也是呈一種破碎支離的現象。在三百二十餘條異文中，穀梁或同左氏，或同公羊，只有四十九條不是絕對與左氏公羊相同。而這四十九條中，又大都是關於字形之譌或偏旁之減少（如潰作賁，瀉作郭，鱗作專，稷作盈，）若扣除這種無意義的區別，全書得不到十條以上重要的異文。這自然不一定是穀梁廢疾不可強起的證據，如果左梁在他的同異中自有他的條理系統可言。但是事實又不然，穀梁與公羊依違之間既不像左氏的有條理，足認為代表一種方音，而穀梁與左氏歧異之處，也是錯綜顛倒，絕無系統意義可言。穀梁是大體上與左氏相同（共一百九十四條），然而他同與不同之時却是

(12)

沒有標準。例如公「邴」左「昉」穀梁作「邴」，但是另一公邴左防又作防；在于公「樓」左「樓」同左氏，在另一公「斐」左「駢」，又同公羊；在「瀆」「蚡」，異文時，穀梁作「賁」，然而在「頗」「罷」異文時，穀梁又作「罷」。所以無論與公羊比較，或與左氏比較，都尋不出什麼條理來。只有一樣，關於非閉音的異文，穀梁是（除一條輸淪不同的例外，）完全與左氏相同。

依我們的推想，自然是穀梁的書本訛脫遺失刪改之處很多，所以雖然異文大體上（三分之一）同于左氏，文字上已無雜龐亂，不是這書的本來面目。

十二 結論。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條結論。

1. 左氏的語言是自成系統，他的地名人名所用通假字，足代表一種方音的聲勢。最明白的是聲母的不同，而聲母的不同中，又以清濁（氣母。音母）的轉變為最顯然易見。他與公羊的異點，是公羊清母，左氏多用濁母而除閉母（*Stops*）以外，沒有公羊濁母，左氏清母的例。在于閉母中，可以看見一種固定的聲位輪變的定律，這條定律的大概是（以見母類代表

端母，幫母類）公羊的見等于左氏的溪，公羊的溪等于左氏的羣，而公羊的羣又等于左氏的見。這聲位的輪轉是依規則的，不能隨便倒置的。這規則所有的例外，是左氏應得溪見母（清音）時代以羣母（濁），也許就是變清母後再變濁母所致。這規則的聲位輪變略與西方日耳曼語言及其他語言所發見閉母輪變的『格林姆公例』相似。從這些一切，證明左氏語言是有一律的音理系統貫串的。

2. 左氏不是齊音。理由是左氏書中所見聲變，不見于齊地，而且左氏與公羊方音不同。公羊是齊音，所以左氏不是齊音。

3. 我們未曾證明左氏不是魯音，如果以齊魯音爲異。如果以爲齊魯同音，便是左氏也不是魯音。依作者所攷西漢方音區域，齊魯音極相近，但不一定同在一系。依珂先生所攷文法上的證據，我們可以相信左氏不是魯語（除非是比論語更早的魯語，但左氏著書已在獲麟後五十年）。

4. 左氏通假字上完全與國語相同，不但異音的異文同，同音的異文也同。這只能說與今文家說（左氏國語原係一書，後經劉歆割成二書）相符，不抵觸，而不一定須用今文家說來解釋。但在今文家也可將這種文法，方音及用字上的一致，算爲證據中之一種輔證。

(14)

5. 左氏書中所見聲變似可謂屬於秦晉河北所有，也似乎可看見于鄭韓周區域。這可由左氏異文中的虞尤類字看出，晉的地名也似乎有與左氏相同的聲變，但是這一方面的例很少證據，如果可以說是證據，可以說是比較薄弱的。將來的攷證，也許能較充分的證實這幾條例所給我們的暗示。

十七，六，廿九。

漫話

心感

西湖

五弟來信，說起到西湖遊玩。這使我憶及我的兩回的遊西湖，現在還有些印象保存着，因而把我所感到西湖的美處寫出，才不至辜負「西子」。

我遊過西湖兩回。第一回在六年前的四月間，同友人去，住了三天。第二回，去年夏，要入醫院之前，同妻去，住了一星期。

西湖的美，我兩回都沒有詳細的記述，祇頭回有一首詩。收在影集裏。我以為要寫西湖的美，應當住它兩三星期，無論那一季都要。而且，我到那兒時，正想休養一下，故不大去遊賞山景，而祇於近湖的地方稍為逛逛而已。所以我現在要追述它的美，怕不真切而過於淺薄罷！然而，不妨把我記憶裏的西湖寫出；況乎我的漫話祇是些胡亂的東西，隨意寫我的所得而已。

(15)

六年前，我到上海，打算到外洋去，忽然碰着高君同一班朋友招我同遊西湖，祇須三四

(16)

天。我覺得很不錯，於是答應了同遊。這是我初次領略江南和西湖風土景物，以前完全不會到過。因為從南洋回來不久，因居鼓島，和內地的山水美景隔絕，從火車裏望出去，覺得非常快意，如同久別的良友一旦重逢。雖然這一路都沒有山，但在數處有河流或湖的地方，總算勝似都市百倍。中午，我們到了西湖，住湖濱的一間中等旅館。我吃過飯之後，急急跑到湖邊的堤岸上遊賞，正如從前的新郎急於揭開新娘覆面的紗巾。

這是初夏的天氣，太陽很明亮地照着，湖邊的小園已經滿了遊人。我向西湖一望，真不錯啊，這美麗的「西子」正在午睡，披着輕紗般的煙光，澄瑩的肌膚光耀奪目。堤岸的垂柳非常的青翠秀媚，在水邊飄拂着它們的綠髮，增加湖堤的美。向前望去，蘇堤像帶般聯接兩邊的湖岸，而「三潭印月」和湖心亭像小島嶼在海中浮着；對面的山，右邊的保俶塔，左邊的雷峰，都使我十分嚮往。我眺望那些遠點的山，覺得頗有我們漳州內地的山的氣象，這就是江南北所以欣賞西湖的原因。

第二天，我們僱船遊湖，有在杭的友人引導着。他非常殷勤地領我們到近湖的名勝和山莊遊玩。雷峰塔是我最欣賞的，它的偉大和雄壯的美是很特別的。近看祇覺得古樸粗拙，而遠望却有非常的美。它的每層的綫和各面的窗門的形式和直綫都是很美的，一種雄壯樸素的

(17)

美，和四邊景物調和一致。中國古代的建築都有美的價值，較之近代建築爲壯麗。我們在宋莊拍過照之後，到某處吃午飯，然後再遊賞各處。那時所感受的美現在都已忘記了，但總以湖面的遊玩和山的深處爲有天然的美趣。如岳廟，秋墓等處都以遺跡起人的憑吊而已。孤山是我以爲值得稱爲幽靜的，可惜我去時沒有梅花，而放鶴亭零落不堪，對面的建築多爲新的，沒有美的價值，破壞山水天然的美不少。

去年我於陰曆五月底到滬，因爲打算休養，故到西湖去。這是陰涼的早上，我們從車站坐車到湖濱旅館去。當車子到湖濱的時候，前面的湖水因爲天陰，有點風，皺動着幼細的紋，天空滿着白的雲霧，湖面的煙光是清白的，使山色非常的秀潤，樓閣隱現於煙光之中。妻和我都覺得很滿意，因坐火車裏四小時的疲倦都消失在美的感覺裏。

去年六月初旬，天氣特別的涼快，因爲多雨。我到西湖時，連下了幾天的雨，不過有時大有時小而有時晴。但是，這最合我的脾胃，雨景本爲我所愛的，而在秀美的西湖的雨景當然是更愛好了。我們住在湖濱旅館前邊第一間向湖和馬路的一間房，窗是向南的，非常的涼爽；而且無須到房外，從窗間可以眺望湖上的一切。這西湖的雨景是值得玩賞的，早晨，中午，向晚，陰，雨，晴，都有牠的美給你領受，給你鑑賞。

(18)

當着早晨，那些雨汽像霧般佈滿湖山之間，使湖山爲白色的煙氣遮斷，而「西子」罩着白色的紗羅正像新娘子一樣，非常的美麗。雨下着時，斜細的雨絲把一切遮着，山峯或隱或現，湖面不是平時的光滑而皺動着，堤岸的楊柳吐露着青青的葉在雨中飄拂，另有一種風致。雨晴時，白雲捲入山岫裏去，湖山像洗過的明亮清秀，湖面澄瑩像一面大鏡，堤上的樹木非常地青翠嬌潤，而空氣特別的清新，給人以甘芳的嗅覺。這樣的時間，我常跑出散步，以吸收這初晴的空氣。

我因爲雨而且想休息，故而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沒有遊湖去。到了第三天，再也忍不住，便僱一小瓜艇，到湖濱各處一遊。因爲妻不大會走路，而雨後的路也不大好走，故稍遠的便不去，也不曾去憑弔雷峰的遺址。中午在杏花村吃飯，所謂「醋溜魚」的風味我並不覺得特別的好。

我和妻到葛陰山莊時，剛要上去時，忽然看見m先生在那邊同幾個朋友照相。我這回本想休養，恐怕給朋友應酬，故不曾去拜望他，因而急急低着头走下船，叫開船人划到對面的孤山去。這使我自覺得好笑，因爲避得彷彿像有甚麼事情，雖然m先生沒有看見我們的舉動。（但是後來有朋友告訴m先生，終於受了他的雅誼，在樓外樓請我和幾位朋友暢叙。）

(19)

到孤山憑弔和靖先生的墓，又到放鶴亭和巢居閣一坐。的確，我們中國人太不注意到詩人的遺跡了，給賣茶的放置得不像樣子。但是附近的一個財神廟却修建得非常地華麗輝煌，壁上掛漆金的聯對都是些錢莊鉅商們的名字。不錯，財神固然要敬，可是詩人隱士的廬舍可以給人作踐，這不祇是杭州人的光榮，也是我們中國人普通的表示。其實，祇要幾個人略為提倡，或是和市政局商量，便可以稍為整頓一下，賣茶的人未嘗不可在外邊賣。我想到一年不曉得有多少外國人慕名勝而來遊的，一定也都到這「梅妻鶴子」的詩人的遺跡來，真不曉得他們對此怎樣的感想？在我總覺得是中國人的羞恥，我自己也一樣的慚愧。實在，要是有的錢，我狠想搬到西湖去住，假如能夠在孤山那邊蓋個茅舍，遨遊於山水之間，冬天有梅花和雪景，以其清冷潔白和芳香的美感天天侵襲我的生活，真不曉得是怎樣的美啊！在夏季，孤山腳的湖面滿種着荷蓮，我們去時剛在開花，紅白的花在碧綠的葉上邊搖動着，較之「曲院風荷」或者更美罷；四時的景色，變幻的湖光煙華，都可以讓我領受，這纔是幽雅美好的生活。但是，經濟上沒有把握，這不奢的欲望何時可以現實呢？怕祇是徒托空想或夢寐罷！真的，要是你到那邊去住，那些天然的美景風光是曾把你變成詩人的，不用你去學做詩。

這樣，我們遊賞了一天，穿過堤橋而到各處。當着向晚，雨晴着，斜陽淡淡地在雲霞之

(20)

中穿射過來，有些微的玫瑰色，湖水返映着美麗的色彩。湖上遊人頗多，所有的瓜艇上邊都飄着白的布篷在湖上劃開一道道波浪來。這確有特別的美境，湖水是那末澄亮着，有白色天空的影和些微的夕陽的光輝，爲瓜艇所劃破而波動着，人在船中坐談着，這真是畫圖的詩意的美境。四週的山色蒼綠溟濛在淡弱的殘暉和靄靄的暮煙中，環繞着湖而成爲湖的背境。這靜美的境界彷彿和聯接的都市隔絕，像兩個世界：一個是塵世；一個是仙鄉——理想的美境。甚麼東西到這里都美化了，彷彿經過仙人的幻術一般的。我記得歐陽修有幾首詞詠西湖的，描寫得頗爲忠實。還有甚麼人的西湖竹枝詞，也頗爲美妙。但是我因爲想休養，故不去做甚麼詞或詩，真是辜負「西子」。但是，實在說，我這回西湖之遊，自以爲是得到最美麗的，因爲雨景是我所認爲一切的景色中最美的。的確，所謂「湖山烟雨」較之晴陰的景色是更爲秀麗的。我們回來在晚晴的殘照中，四邊還是滿佈着煙霧，像雨時一般的意境，雖然有淡弱的夕陽。妻和我都覺得這一天的遊湖十分的美滿。回來時胸中似乎充滿了些天然的美，而恍惚像小孩子得到玩物糖果般的快樂。

可惜因爲我要休養，故而不曾到龍井和九溪十八澗，那一路的風景我以爲一定有佳勝的地方。我和妻到過靈隱，三天筮一路，祇覺得「不過爾爾」，一路的乞丐那末多而難看，使

我們很感到不快 祇有飛來峯的屹屹巉巖和「玉泉觀魚」，給我們以一種的興趣而已。

有一晚，我們吃過晚飯，到湖堤的草地散步，忽然感到遊湖的興趣，於是同船子講定作三四點鐘的遊湖。我們回到旅館多穿一件衫子，帶點茶葉和食品，很快地上了瓜艇。這是陰曆的初三四，沒有月亮；而因為黑雲多，星兒很少而微，滿天黑暗；湖面像墨水的黑。這樣的黑夜的景色，和妻同遊西湖，是值得稱為美滿。涼風習習，四望黑暗，祇有些燈光和微弱的光影在湖濱一邊，當我們到近「平湖秋月」的地方。這寂靜黑暗的美使我們都感到異樣的美，一種玄妙的神秘的奇麗。我們常是靜默地領受這異樣的風光。而且，有些音樂在演奏着，跟我們的船不遠。雖然平時那些買唱的人給我們以不快之感，但是晚上在黑暗的湖上，在美異的風景中，音樂却給我們以優美之感。我們在湖上徘徊地遊賞着黑暗的景色，一直到十點多鐘才回到這繁華的湖濱來。這黑夜的遊湖真是美滿極了，雖然沒有月亮而使我們覺要是月夜遊湖會有另種的美景。

西湖，在我的感覺以為是一種安靜秀麗的美，正如它的名——西子。我對於內地的山溪，因為它們的奇偉，的變異，的流動，的曲折，這些樣式，所表現的美而愛好它們；而對於西湖，却因為它的安靜秀麗的美，雖然四時早晚晴陰都有不同。這樣的地方真可以居住，

要是我想找個地方避世讀書的話。

譯 Ch. Baudelaire 散文詩二首 石 民

一 圓光之失却

「呀！怎麼！你，在這裏，親愛的？你，在這種惡濁的地方！你，飲露之士呵！你，餐霞之客！嚇，這真出乎意料之外哪。」

「親愛的，你知道我之害怕車馬。剛纔我穿過那大街，很急忙地，在泥塗中東一脚西一脚亂跳，四面都是來來往往的一片大混亂，一個不留神，馬上「死」就從前後左右一齊撲來哩，當時，因為突然的一驚，我的圓光便從我的頂上失落到路上的泥濘中去了。我可沒有勇氣去拾起它來呵。我覺得與其撞碎了我的骨頭，倒不如失却了我的榮徽也罷。而且，我想，「吹不出一點利益來的纔是壞風哩。」（注）我從此可以到處浪遊而不爲人所注意，可以實行種種下流的事，而且可以把我自己捨棄於荒淫中，如同普通一般的凡人。現在，我在這裏，簡直同你一樣了，你瞧！」

(23)
「你至少應該登個廣告招尋那失却的圓光，或者問一問巡警。」

(24)

「不，我的天！我在這裏正好極了。只有你認識我。況且，「莊嚴」是怪討厭的。再，我想着這就高興哩：如果有一個可憐的詩人拾着它而且冒冒失失把他自己裝扮起來呵。使人得意，是何等趣事！——尤其是——個得意的人足以使我發笑者！想一想X——，或者Z——！哈，那纔滑稽哪。」

（注）這是一句成語，其意是：不幸的事也可以利用，——略如我們所說的：「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11 "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

人生是一病院：其中的病人各個巴不得換一換他的鋪位。有人寧願靠近火爐，亦有人相信他自己會好如果他是靠近窗戶。

我覺得我將一輩子暢快着如果我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而這個移居的問題便是我常常和我的靈魂商量着的一個。

「請告我，我的靈魂，可憐的淒涼的靈魂呵，你說怎樣呢，住居利斯朋？那裏的氣候一定是很溫暖的，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曝曬着，如同一條蜥蜴，那是在海洋的近旁；據說，那城

(25)

是以雲石建築起來的，而且那些人民是這樣地害怕植物以至於把所有的樹木都拔掉。那裏的景地與你自己的靈魂相彷彿；是光輝與金石所構成的景地呵，有海水與之相輝映。」

我的靈魂沒有回答。

「你既喜歡安閑，而且喜歡看炫目的事物，則你願意去住在荷蘭地方麼，那可愛的福地？我想你大概會覺得暢快哩，在你平日常常讚賞的畫圖裏那樣的景地中。洛特丹罷，你說怎樣呢——你，你是愛好帆檣之林和停泊在屋門口的船隊的啊？」

我的靈魂還是默然。

「或者，也許爪哇地方在你覺得是更令人心醉的罷？喔——在那裏我們將感着歐羅巴的情懷融合於熱帶的美。」

沒有一句話。難道我的靈魂是打死了不成？

「然則你已沈陷于如此深重的麻痺狀態中竟至于只有你自己的痛楚使你感着暢快麼？如果是這樣，則我們就往那些類似于「死」的國土去罷。我確切地知道那些適于我們的地方，可憐的靈魂呵！我們可以搭船到托尼阿去。我們可以再走遠些，走到波維的海的極邊；而且，倘若辦得到，還要更遠地離開人生哩；我們可以在地球的極端建立我們的住所。在那裏

(26)

太陽只輕輕地掠過大地，而且那樣遲緩的光明與黑暗之交替，消滅一切的駁雜，而顯出恬漠之境，差不多等於「虛無」了。在那裏我們可以深深地沈浴於黑暗中，同時那北極的電霞將散播紅艷的華彩在我們前面，如同煙火放射于地獄裏。」

終於我的靈魂吐出話來了，伊伶俐地對我叫道：“Anywhere, 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 (注)

(注)這裏作者大概是摘用英詩人H. Hoop的“Bridge of Sighs”中的句子，故仍存原文。

長汀河田底牧童歌

鏡 蓉

八期語絲有衣萍先生的一首牛詩，就引起廣州招勉之先生的牛歌。但是這首戒牛圖牧童歌，在我敝省福建也有，即如偏僻的閩西長汀鄉下，也很流行；可見這牛歌的勢力，正如軍閥般的澎漲了！

此外，敝處還有一種之牧童歌。在萬山重疊的長汀鄉下，清冷的幽谷，碧綠的山坡，有草有水，正是牧牛的最好場所了。——這些山谷幽坡，時常可以瞧到三五成羣的牧童在那裏牧牛。每當夕陽西沉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既經做完，便收牛回家。有的穩坐牛背，橫吹短笛；有的啞破嬌喉，漫唱牧歌。漂泊多年的我，偶一憶及童時生活，尤其是牧牛的味道，輒爲之神往。然而，牧牛的生活，固然別饒幽趣；但是，牧童的待遇，就不堪設想了！並不是我們渴慕「話游釣舊」的人所想像地那樣的瀟灑，也決不是招勉之先生所臆正的牧童的自述那樣的安閒。聽他們的歌，就含有許多苦情在裏面，正如牛歌裏，牛的詛咒和訴苦一樣。現在我把我弟弟抄給我的牧童歌，錄在下面，讓文人雅士去欣賞這牧童的詛咒和訴苦吧！

若問牠是屬於第幾階級的文學，最好，請坐在洋房裏高談「革命文學」的諸大帥門，睜

(27)

(28)

開眼睛去鑑定就是了。

(一)

正月牧牛(兀又)雨披披，
手拿柴子披箕(么己)衣；
披得箕衣牛又走，
追得牛來篤濕哩。

(二)

二月牧牛雨連連，
逐條牛子落秧田；
別人捉到無(一么)要緊，
東君捉到扣工錢。

(三)

三月牧牛三月三，
牧牛童子包着青(方一尤)；「註二」
着得青來牛又走，
追得牛來着無青；
東君罵我(兀歹)敢偷懶(方尤)，
「么氣」么，好難擔。

(四)

四月牧牛四月四，
想起牧牛實難氣；
早得歸來又會罵，
暗得歸來食別哩！

(五)

五月牧牛五月節，
大年大節要去歸，

東君「註二」喚兀丕就過節；
閒時間日受孤寂，

(六)

六月牧牛六月六，
担得穀來牛又走，

牧牛童子包担穀，
追得牛來担「么」穀；

(七)

甫君罵兀丕敢偷懶(勿尤)，
七月牧牛秋風涼，
大家衣裳都做好，

扣兀丕工錢三百六。
上家下屋做衣裳；
兀丕介衣裳唔曉在那行。

(八)

八月牧牛八月社，
一心想拿火桶炙，「註三」

牧牛童子入灶下，
東君喚兀丕掃地下。

(九)

長汀河田的牧童歌

九月牧牛九重陽，

家家屋屋殺豬羊；

有好東君喚兀劣拿得錢，

「么好東君喚兀劣唔要管。

(十)

十月牧牛十月冬，

蕃薯芋子在田中；

有好東君喚兀劣担少得，

「么好東君喚兀劣担儿辮子痛。

(十一)

十一月牧牛霜艾艾，

叮囑東君買草鞋；

有好東君買雙留兀劣着，

「么好東君凍死兀劣。

(十二)

十二月牧牛又一年，

拿起算盤算工錢；

上廳算去下廳轉，

倒找東君三百錢。

一九二八，六，四。

註一：「着青」，即砍青蔥之樹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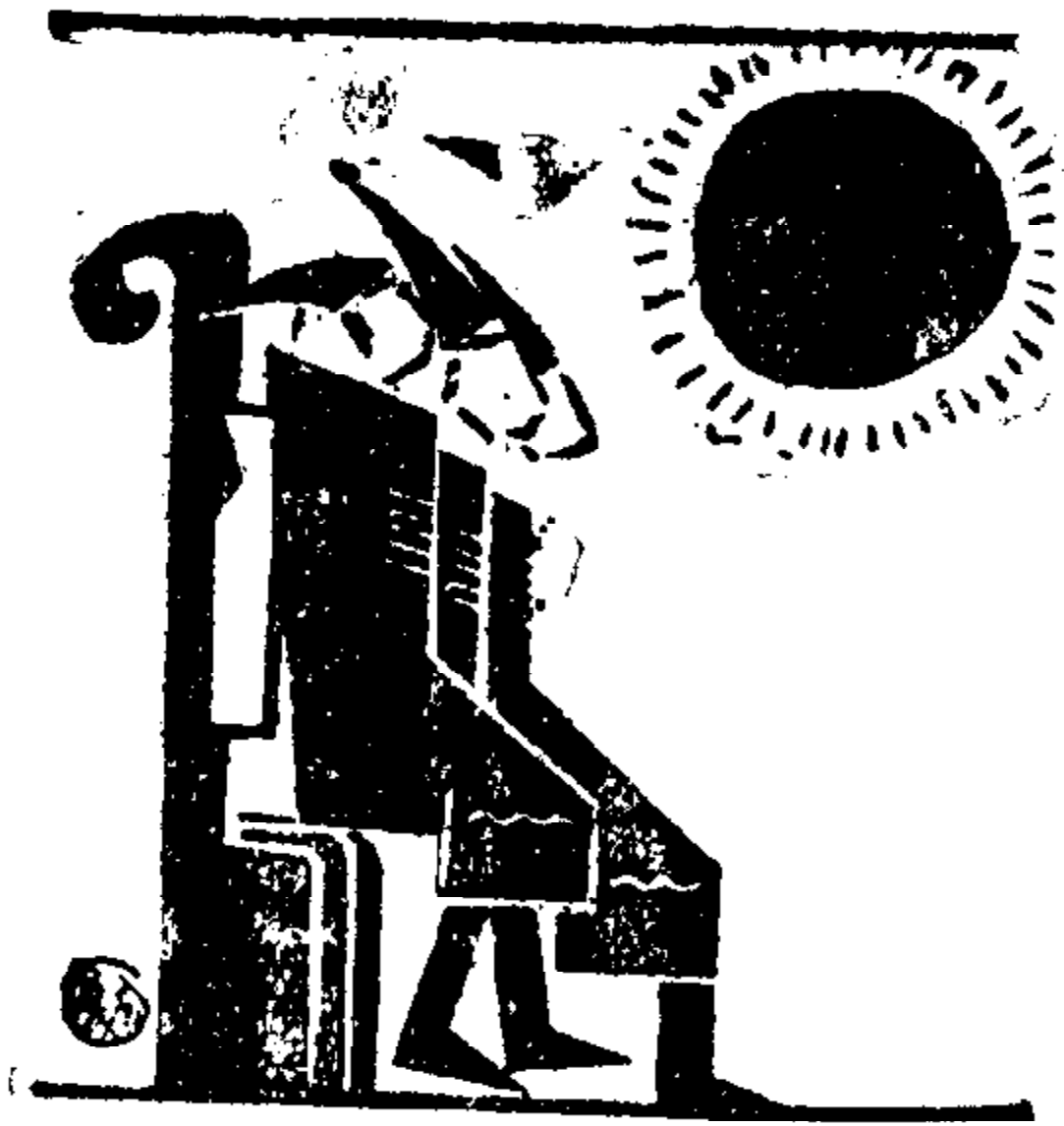
註二：東君，即東家也。

註三：「火桶」即火爐。我們那裏又非「胡天八月即飛雪」的氣候，何以想炙火桶，這
是使我懷疑的，然而原歌確是這樣，只好留存，俟諸異日考證吧。

呆女婿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半



歐洲童話

張昭民譯

實價六角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隨感錄

一五一 此之謂革命

永成

美國白壁德的高足梁實秋教授在『新月』第一卷第四期上，發表了一篇『革命與文學』，其中珠言玉論，美不勝收，尤其是對於『革命』的見解，頗有「獨到」之處；現在抄一段出，以供衆覽——

『但是人性不是盡善的，處於政治團體或社會組織之領袖地位的人，常常不盡是有領袖資格的人，更不盡是能有創造的天才，往往只是平庸甚至惡劣的份子，因緣着機會的方便或世襲的餘蔭，遂強據了統治者與領袖者的地位，這樣的假的領袖，對於民衆消極的沒有貢獻，積極的或許就有壓迫。真的天才隱在民衆裏面，到忍無可忍的時機，就要領導着羣衆或指示給羣衆做反抗的運動。這個反抗運動，便是革命。革命運動的真諦，是在用破壞的手段打倒假的領袖，用積極的精神擁戴真的領袖。』

朋友，明白了麼？此之謂革命！

33)

(34)

『革命運動的真諦，是在用破壞的手段打倒假的領袖，用積極的精神擁戴真的領袖。』
『該教授』在這一句的每個字旁，都給加上了一個小圓圈，可見這一句話是含有顛撲不破的真理而為我們所應注意的。但是，我不知道，這里所謂『真的領袖』，是否就是『隱在民衆裏面』的『真的天才』？如果是，那末所謂革命，不就是『真的天才』，『領導着羣衆或指示給羣衆』一面做『打倒假的領袖』的運動，一面做『擁戴』他自己的運動的一回事麼？如不是，那末我以為還須找到一個或數個值得『擁戴』的『真的領袖』，在未『用積極的精神』之先。否則，就是盲動。

中國總算革了多年的命了，而我却還沒有知道誰是被羣衆『擁戴』的『真的領袖』？這或許是我『不知不覺』的緣故，而得不到一個懂得『革命運動的真諦』的教授的『領導』與『指示』，也是一個極大的原因。此懂得『革命運動的真諦』的教授之所以值錢了！

六，一五，於甬江。

一五二 「驅逐劣子」

雪明

如果你打開申新兩報一看，你的眼簾中就會映進「驅逐劣子」的廣告。自然，在驅逐方

面的理由，長而且深！

「驅逐劣子」的當事人，自然除了他的父母外，誰也沒有責權去負責辦理；而且見了「劣子」，本來愛討便宜的中國人，也要退避三舍，斥為天下之不肖！

爲什麼尊稱劣子呢？在外邊宿娼的緣故，在外邊吃大烟的緣故，在外邊借錢招騙的緣故；就匯成了那個大不諱的尊銜。簡言之：因爲沒有招寶進財之本領，對於他們的父母，一點「無所供獻」。

反過來說：沒有被驅逐的資格的，能夠孝親揚名，能夠成家立業，能夠爲父母建築金的皇宮，置辦着美的傢伙；推而至于做官發財，作將來點綴計開上街頭的準備，那才是青出于藍，不第爲不肖，而且是大賢，賢，賢，賢人了！

家鄉寄出一封長信，訴說零用缺乏。沒錢寄去，鄉間的戚友都說我是「蹩脚」了！不錯，我一生本來是蹩脚，近來只更蹩脚罷了！難爲老父拿着拐杖特地出來要錢，翻開空箱子給他瞧，突然嗤的一聲，噴出這麼一個雅俗共賞的字來：

『不肖！』

從此，我知道父母養我出來的目的，好像是製造金錢的一座工具！沒錢供獻是不肖！有

(36)

錢即是不「不肖」了！

好一個恭候着「驅逐」的「劣子」的我啊！慙媿！

二七，六，十九。

一五三 唯物與唯心

白木

上海灘頭的革命文學家忽然對於某某等做書人大施攻擊，旁觀者一時莫明其妙，有人說明此爲契丹文藝市場之爭奪戰，此蓋本于唯物史觀，確實無疑者也。

但該革命文學家等抵死地不承認社會的暗黑面，硬以爲現代的農民都覺醒了，只要郁達夫等不再做有階級的文學，世界革命就會即日完成了：這又似乎很是唯心的。成仿吾先生坐在修善寺溫泉旅館裏高呼到齷齪的農工大衆裏去，也就是這個緣故，——成先生目中有修善寺，心中無修善寺，雖高臥外國之有錢有階級的游樂地修善寺，亦何妨作身在齷齪的農工大衆裏想乎？

一五四 洋人獎楊君

白木

北京挂了青天白日旗了，而且改名爲北平了，但是結果呢？……閻總司令入城，親往東交民巷去拜訪一回「公使團」，如是而已。標語是奉總司令之命禁止張貼的，經了許多磋商請求之後，總算准許貼了幾張，但是貼了不久，就被警察刮去或塗黑，有人親見無量大人胡同中國「藝術家」梅蘭芳門口站崗的巡警用了刀鞘在刮牆上「革命成功萬歲」的標語。據說是怕洋人見了生氣。天津電車上所貼「打倒帝國主義」的字條，也經某方飭令洗刮淨盡才准開入租界。（見六月廿七日大公報）京津到底是好地方，如此的恭順有禮！

北京近來最時髦的一件事是讀第四集團前敵總指揮白崇禧講演，凡是愈有反動和投機的色彩的便愈講得起勁，例如女大的胡敦復與一中的楊蔭慶，而以後者爲尤甚焉。楊君在奉系治下兼任京師大學文科英文系教育系主任，師範科教授，北京教育會副會長，是新國家主義派的健將，平時附和劉哲趙雨時無所不至，六月四日學務局送別會上還有這樣的演說：

「余個人今日甚爲難過之至。奉天在此年餘，一切頗著成效，將來中國紛亂無已，亦係無法之事，將追思今日當有無限悲傷。以後唯有本趙局長平日之宗旨，以努力奮鬥至最後期間。」（見六月五日世界日報）

北京恢復後，北大與師大學生同時「清校」將楊君貼出，聲明驅逐，京中有一兩榜出

(38)

身」之稱。但楊君早已滿口三民主義，且發表文章反對國家主義份子，併有「清」教育會之提議矣。日前聯絡「趙局長」所派之代理學務局長，用學務局教育會之名義請白總指揮講演，而以一中爲會場，先期通令本京各中小學教員學生悉來旁聽，以期大出風頭，豈意昊天不弔，是日適爲孫中山先生紀念週，白總指揮出席公園，竟沒有見到楊君的一中去，楊君之計遂不得售。雖然，以如此臨機應變之楊君，處如此光怪陸離之北京，終必被賞識提拔而有飛黃騰達之一日，楊君等勉之矣！

通信

豈明

川島兄：

北京現在已挂了青天白日旂了，但一切還都是從前的樣子，什麼都沒有變革。有人問，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還是革命的北京化？據不佞的觀察，自然是後者爲近，——本來這革命也就只是招牌、擎到北京來之後必然要更加上一層油漆了。我們故京兆人的多數，心目中只知道這件東西，皇帝，洋人，奉軍。革命的招牌，現在雖然不能不暫挂，（否則不能投機，）心裏一定是痛恨不置的：這是人情之常吧？試舉一個例，北京市黨部成立好久，花了好幾天找官產房屋，到處碰釘子，智識階級的市民拍手稱快，說「國民黨」被轟跑了，他們想佔某衙門，却給軍隊趕走了。你想，以堂堂市黨部，在北京東奔西走，找不到房子，這豈不是怪事。（現在聽說已弄到教育部的一部份房屋辦公了。）又報載白崇禧到北京後往西山去謁中山之靈，此外便沒有第二人。我並不主張什麼宗教似的儀式，說北京人非去叩拜不可，但即此一事可以見北京的革命空氣與黨空氣之稀薄了。奉軍鮑毓麟旅之繳械，北京士女十分八九都「義憤填膺」而責韓復榘軍之「不信」，日本報更是起勁，日文北京新聞至于

(39)

(40)

毅然決然地斷定因此可知濟南事件之應由那軍隊負其責云！據現已被拘之前京兆尹李升培說，由該尹同了商會長孫學仕在該會長之飯館天和玉與鮑毓麟桃園結義，始約定鮑旅留京維持治安，其事之真偽功罪姑且勿論，但其繳械之原因則實由于元老們之厚意，留鮑旅太久，不讓牠早走，直到京外全是國軍，天津方面已經開火，纔放往通州去。其被繳械確是難免了。但北京市民那里管這些道理，他們只覺得鮑旅是奉軍而保護過他們的，即使前面在開戰，也應讓牠全副武裝的上去，威嚇國軍的後路也好，不威嚇也好，都可請便，斷不容別人用一個手指惹他們的恩人一下；現在不料竟被繳了械，難怪如喪考妣，捧出「信義」的牌子來大申聲討了。日本的漢文報等本是異族的侵略宣傳機關，因為日本與中國的利害完全相反，牠們的言論當然是幸災樂禍，牠們所反對痛恨的事，與人物，大抵于中國是好的，至少也不會有什麼害處，翻過來說，牠們之所頌揚鼓吹的事總于中國不利，那是極顯然的。不幸北京市民的意見處處與日本人相近，所以很有一種反動的空氣，這原來早是如此，不過在張大元帥時代與環境密合，我們不大詫異，現在更明顯地感覺得出罷了。還有一件附帶奉告的事，北京的報界發生了一點小變動：晨報于六日停刊了，京報于十二日復活。說也奇怪，京中有一種傳說，云京報即是晨報的化身。我昨天看見京報，其報式字樣，新聞排列，及北大復校

宣言紀事中加上小題目，意含嘲笑之類，的確很像晨報，但第一天有湯修慧女士的宣言，聲明廢續邵飄萍君之事業；京報于奉軍得勢時被毀，晨報于奉軍失勢時停刊，二者不能並容，有如水火，想不至于有合作之事乎？或者京報仍由邵夫人經營，而編輯偶用了晨報舊人乎？上述傳說乃得之于一個消息頗靈的朋友，究竟如何，不佞亦疑莫能明也。匆匆不多說。

十七年六月十四日，署名。

爲一四四事答青見老兄

實在有些冒昧，不曾看過錢同志的大批評而來想說幾句話。但是青見老兄已提要鉤元地把錢同志的主文舉出來，因此在下也不能不說一些南方農夫的情形，以資對照而免誤會了。尤其是一「革命策源地」的農夫的情形，我們該多知道些，雖則我們儘可以不知道阿Q是怎樣。

(41)

北方在下也曾住過多年，現在的首都在下亦學過一下子農科，南方革命策源省的策源城是我之故鄉。青見老兄，大約我雖不能革命，亦足以自豪了。現在就來報告報告。當然，北方的不用談了。先從南方的農夫說起吧。廣州是頂頂有名的地方，雖有農會，却沒有農夫

(42)

的，因為農夫已經變了種了，在附近村落中當然仍是多多的。把最近的情形說一說，則敵鄉離廣州約十里，不為不近矣，然而一個農民是反對有農會的，他們說什麼會什麼會是共產黨的勾當，可見革命是他們所不知道的，團體更不在話下。舍親農民Y君在前年曾對我說：『共產囉，我老頭子也沒心事幹了，共了產起來，連我兩塊棺材板也得不着了。這全是省城——廣州——的外江佬多事而廣東人不爭氣的原因啊！好好的廣東不請一位天子出來坐鎮！孫大炮那有真命的氣魄啊！活看我們的子孫受難吧。……』他老人家在當時看見四圍村落都有省城派人來組織工會農會，便這樣的嘆叫起來，雖則他是衣不蔽體，很窮很窮的。同時他的東施般面貌的老婆，又像往日的深閨嬌女一旦見了男子似的扭妮羞愧地哼着，很粗俗的聲音哼着道：『啐，啐，……聽說要共產就要共妻，我這老媽子還能共幾個人嗎？不通性理的事，他媽的！……』

在一個新月如鈎的晚上，幾個農夫農婦農……和我談了許多希奇古怪的民間故事，歌謠等中，我更知道了這些。他們是決定不要什麼會，大家耕田便了事。因此別鄉村也跟着對於農會不大加以注意了。因此清黨之際，這兒是鷄犬不驚！那是天有眼的幸運！

最利害的共禍莫過于廣東的海豐和陸豐二縣，然而農民的智識是多麼愚蠢啊！馬克斯，

列寧，孫中山和地主爺爺，關聖帝君是在許多機關裏同時發現的。酬神的土戲和民衆運動的游行一同其興高彩烈！賭呵，煙呵，神呵，正如廣州一樣地佔有極大的位置！還說什麼！

我不大知道阿Q時代是怎樣，然而倘若有人說「現在中國農民，……大都有了很嚴密的組織，而且對於政治也有相當的認識，……中國農民的革命性已充分表現出來，……中國農民不像阿Q的單弱。」那麼我只有以爲這個人是太不會到民間去了，到無產階級的農民隊中去了。還有呢，是太有閒了，專寫文章，不顧事實。

睜開你們的眼睛看看吧，中國農民的思想，智識是怎樣，世界上是不能有吹牛皮的事實啊！一條鞭痕也還是有歡迎的呢！

我不知道阿Q，我也不大懂得文藝，亦非批評誰人，但是我覺得中國是沒有什麼民族，只有姓族，而姓族也只知道愚昧！

話說多了，便給你一個革命的敬禮！

修善